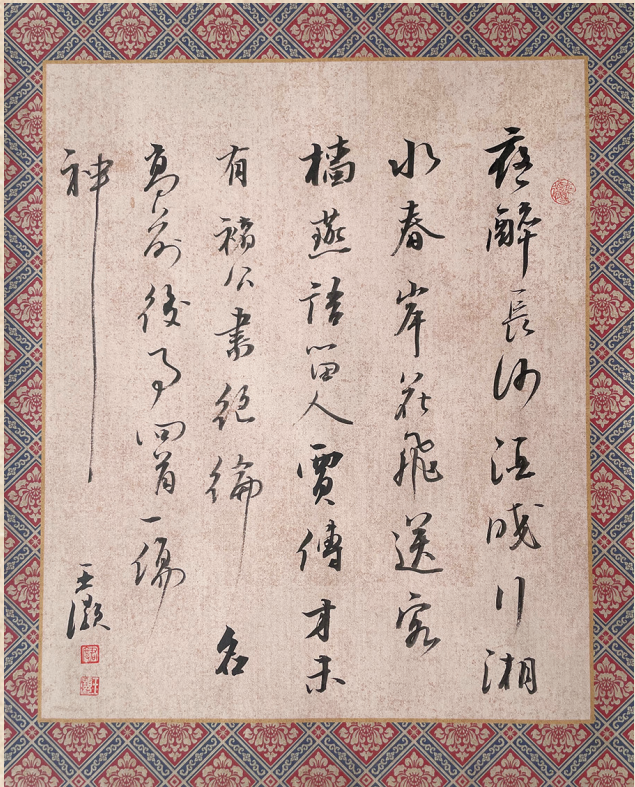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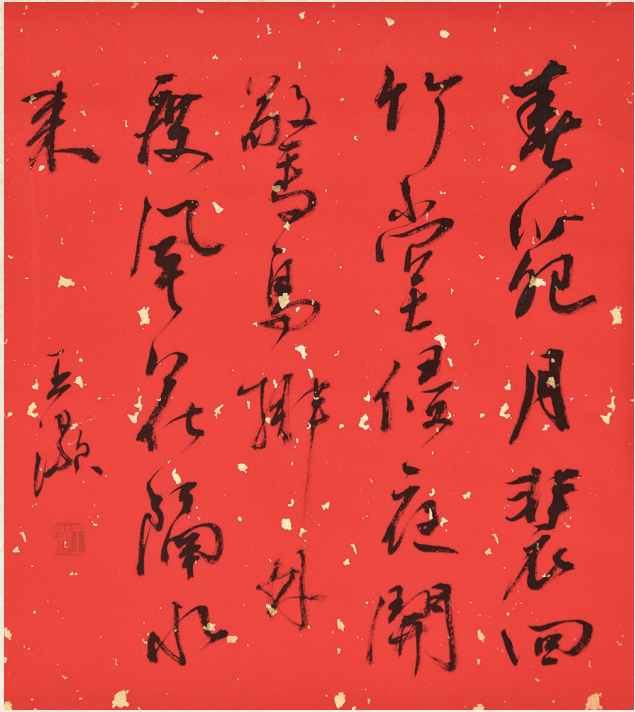


天分與執着的雙生花：一位美術評論家與他「青出於藍」的弟子



●行書杜甫詩《發潭州》。



●行書虞世南《春夜》。
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，我們這代人經歷了動盪的年代，也經歷過欣欣向榮的理想主義歲月，如今回看，倏然已到老年。回顧經歷的時間，短暫而漫長，但留在記憶中的事情和人，其實往往都與一些特殊的時間有關。今天我要為一位年輕人寫一篇文章，認識他時我是中年，他是少年，那時剛剛從美國回到國內，到四川美術學院教書，我們這代人總有些受老一輩人影響的情懷，那就是渴望發現人才，有人可以接續我們的理想和所追求的意義，當年我的領導，《美術》雜誌的主編邵大箴也是這樣對我們的。於是，能將所學、所知、所想教授給年輕人，是我作為老師的一種執念，做過老師的人都渴望能被學生懂，我想許多的老師都能體會。在一次偶然的課間，一個學生給我遞了一封信，言辭是我所熟悉的法國文學風格，充滿了對生命的困惑、渴望，和對藝術的執著。於是我帶着這個小伙子直奔美院門口的餐廳，和他一起端起了啤酒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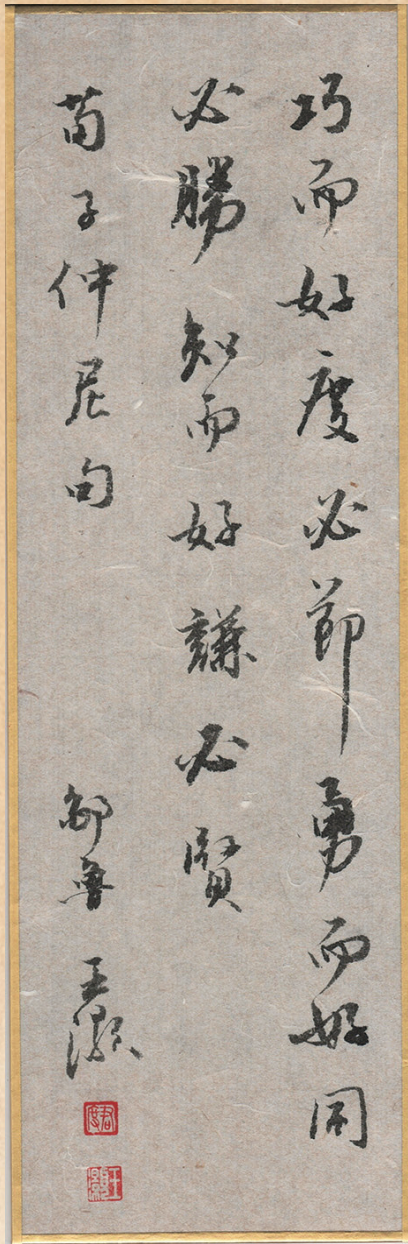
轉眼間已24年，這小伙子已到壯年，這篇文章就是我為他而寫，他叫王灝，這些年做了不少大事，還都是國家級的對外交流，由於篇幅有限就不一一列舉了。平時他給我打電話，會稱我作「老爹」，這不僅是敬稱，也是真情。十多年前我囑咐他，要到北京，要到藝術圈的核心去，最開始我還有些忐忑，誰知很快他就和許多鼎鼎大名的藝術家打成一片、稱兄道弟，如王華祥、孟祿丁、尹朝陽等，那時還真有不少藝術家真以為他就是我兒子，這是好事，也是美談。



●此花此葉常相映（中國畫）。



●寫生清溪圖（中國畫）。



●行書荀子語。

王小箭
原《美術》雜誌編輯、
四川美術學院教授



●國王的肖像（油畫）。

概念的超越與本體的回歸

我們要描述一種事物的時候，必須使用詞語或者概念。比如觀念繪畫、新表現、新具象，即使是抽象繪畫，也要用冷抽象、熱抽象等概念。概念是什麼？為什麼要使用概念？概念就是名稱。好比國家總統，有叫特朗普的，有叫奧巴馬的，有叫馬克龍的。如果只是叫總統，沒有具體的名字，那就無法表達誰是誰。但是概念並不真的就代表內容。熟悉一個名字，並不等於熟悉那個人。比如北京上海和紐約這些地名，你多麼熟悉它們，但如果你沒有去過，沒有閱讀過與之相關的內容，那些名字就只是名字而已。因此，名字最多算是一件事物的入口。但在當代的美術評論中，由於很多藝術與藝術無關，也和形象無關。所以就必須了解發明概念的人的說法，學術的話叫理論。只有他們擁有唯一的解釋權。可惜，大多數中國人不懂這個。有些所謂當代藝術理論權威，以西方當代藝術代言人自居。他們動輒就用別人的現成概念來評論中國藝術家。比如給中國藝術家戴一頂表現主義繪畫的帽子，這個藝術家就被成功了。其實他是用愚蠢的方法殺了這個藝術家。就像把方力鈞叫成約翰。把毛焰叫成查理一樣，方力鈞和毛焰就成了那些叫約翰和查理的人。最要命的還不在這裏，而是在否定了中國畫家獨特的內容和貢獻。雖然那頂帽子在自卑的中國人眼裏是被光榮了，但是在西方人那裏卻受到鄙視。最好的結果是增加了人家的自豪感和寬容心。就像劉德華看他的模仿秀們那樣，心裏是無限的喜悅，眼裏是幽深的悲憫。我懂這個道理，所以老早就把寫的書叫「將錯就錯」，把版畫教學理論叫「32種刻法」。讓讀者一看便知道它們是唯一的，是獨創的。

我今天是要為一個好朋友，一個集書法、詩歌和評論於一身的青年才俊寫一篇小文。他叫王灝。自古中國優秀畫家、作家和詩人大都不是職業的，而是業餘的。譬如顏真卿、蘇東坡和趙孟頫等等。這一點和西方不一樣。王灝的字寫的好，但他大學學的是畫。他畫的好，但他卻去經商了。我知道他這兩年做了幾件

大事。一件事是阿富汗國家博物館館藏文物在華巡迴展覽，並在清華大學博物館舉辦「西方繪畫五百年」展覽。另一件是伊朗國家博物館在故宮的大展，可以想見他有多忙。但是令我萬萬想不到的是，他居然畫了這麼多畫，而且畫的非常好。好的東西通常是有標準的，有標準的東西都是傳統的。因為標準總是被前人制定出來的，所以比較潮的評論家常常是瞧不起好畫家的。這個我理解，但是不讚同。我喜歡好的東西，而且知道好是永恆的，它是上天的標準而不是人的標準。當我們的行為和創新符合「好」時，心情就美滋滋的，相反就會難受。王灝的作品不僅僅是好。它的獨特性和創造性是我想要探究的內容。但是他的這批新畫很難用詞語和定義去描述。譬如在他的畫裏彷彿有山水，但又不是山水。既像風景，又不是風景。畫中雲非雲，霧非霧，水非水，山非山，樹非樹，天非天，地非地，情非情，思非思，所謂像雲像雨又像風。這種方法既奇特又平常，既熟悉又詭異，不具像不抽象，不敘事，不觀念。其語不漢語，不英語，不鳥語，不人語。我稱他的這種方法叫「雲創作法」。雲不測，雲難測。他或聚或散，或靜或動。或輕聲與風吟唱，或高聲與雷雨咆哮。他不是意識，是下意識。不是思想也不是意念，只是一張張潔白的宣紙，被王灝的一支中國毛筆演繹成變化萬千的墨戲。我能感覺到王灝以其生活所歷的風雨坎坷，結合他好學多思的長期努力，他已經可以在如天的白紙上呼風喚雨。如檣的筆上所向披靡。

有意思的是：在歷史上，每一次繪畫的進步都是有規律的：就是打碎概念的禁錮回歸繪畫本體。此規律千古不變。祝賀王灝進入了繪畫中人跡罕至的境界：既好又奇的境界。願你用「雲創做法」畫出更多更精彩的作品。

王華祥
中央美術學院教授、世界學院版畫聯盟主席、
原中央美術學院造型學院副院長



●未曾小隱聊中隱（中國畫）。



●朝雲聚散（中國畫）。